

黑

蒋子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
一位具有荒诞和幽默色彩的女作家
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妙趣横生

颜色

蒋子丹 著

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

色

李

锐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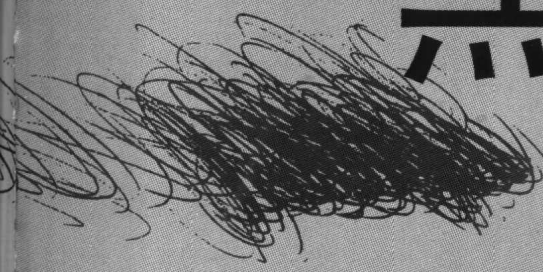
张潮丛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锐 主编

黑颜色



蒋子丹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颜色/蒋子丹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8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44-1

I. 黑... II. 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1215号

黑 颜 色

蒋子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74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ISBN 7-5378-2244-1

I·2153 定价:16.00元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NAC6/07

自序

□ 蒋子丹

考虑过后,我决定用《黑颜色》作为这本小说集的书名,虽然它是一篇旧作。我觉得从它开始,可以比较方便地梳理我过往的小说写作,尽管担任《天涯》杂志主编以后,我已经很有些日子没写小说了,但对于小说的思考和向往,可以说从来未曾停止过。

在各种小说中,我比较偏爱带有荒诞色彩的那些。我认为荒诞总跟幽默分不开,而真正的幽默是人的一种优秀素质。对这种素质的仰慕,大约始于十五六年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那时候,文坛上现代主义思潮西风东渐,各流各派的经典作品让我大饱眼福。说也奇怪,在众多大师中最与我相通的,先是海勒再是加缪,此外还有一个不大见经传的法国作家埃梅。至于晚些时候我也喜欢上玛格丽特·杜拉、西蒙·波伏瓦以及美国女诗人狄金森,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相通也许是因为我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内里缺少的正是幽默,缺什么就羡慕什么,也许又是因为我本来就具备了幽默的潜质,看了他们的作品才被调动起来。谁知道。

后来我写了一批仿幽默与仿荒诞的作品,如《黑颜色》、《没颜色》、

《那天下雨了》、《假月亮》等等。虽然《黑颜色》在当时颇为我赢得了一些赞誉,但事后重新审视,不能不说这批东西过于追求皮毛的效果,对幽默与荒诞的深层含义并没有吃透。它们太注重细节的荒诞而忽略逻辑的荒诞,在语言上实行地毯式俏皮话轰炸,到了写中篇小说《圈》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走向油滑。那时候有些读者包括我的家人在内,都说你的东西越来越叫人费解。我并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警告,相反还有些居高临下的沾沾自喜。那年头正盛行以高深莫测为尊的文坛不正之风,读不懂有读不懂的妙处,不懂也得装懂。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我就不相信有谁真正看懂了,可还是有不少作家一写创作谈就声称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尤利西斯》。好像谁要是公开承认自己不懂乔依斯,便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半个白痴。在我渐渐习惯写这类小说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技法上的半身不遂症正向我袭来。一动笔就变形,细节写实这一条腿就悄悄地萎缩了,等到空了几年不写,再回过头想写些写实性略强的小说时,才发现脑子里对生活细节的贮存是如此之少,这使我对自己的小说开始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我开始试写另一种荒诞小说,即是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是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正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我想我可能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力不能及的标准,甚至连这个标准本身说出来都文理不通,然而我的确感到了这种小说的存在,它在遥远的高处向我招手。我必须朝这个方向走。经过《老M死后》、《贞操游戏》和《最后的艳遇》并不尽如人意的热身,等到写出《左手》、《绝响》和《从此以后》时,我已经部分恢复了写小说的自信。我的朋友们也为这些新的小说给了我足够的鼓励,假若这个时候我继续写下去,也许会多一些叫自己和读者都觉得有意思的作品成为铅字,事实上它却因《天涯》的编务中断了。单从写作的角度说,是有点可惜,但我必

须很郑重地说,《天涯》杂志的工作在另一方面让我获得的充实和收获并不亚于写作,相信当我离开那个岗位回到书桌前,它给我的裨益将日渐深远地显现。

感谢这套丛书的主编李锐和北岳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个重新回顾自己小说的机会,也希望读者们有耐心跟我一道进行这次回顾。为了使我在以上所说的写作过程脉络比较清醒,这本集子所选择的大都是带有荒诞色彩的篇目,编排大体以时间为序。

2001年春节于海口



蒋子丹，女，1954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话剧团学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文学写作，1987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当编辑，后再次被聘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5年起担任《天涯》杂志主编，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迄今已出版小说集六部，散文集五部，长篇小说一部，在境外出版小说英文、法文译本共三部。

作者简介



《黑颜色》写一个美术学院的女生，因总是用不好黑颜色而受到教授的斥责。

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之后，她却出人意料地用黑颜色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永恒……

《绝响》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

构造了一幕幕「痴心女子负心男」的爱情传奇，

却最终被解读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剧，

是一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喜剧。

还有写换妻寓言故事的《从此以后》，妙趣横生的《左手》等。

蒋子丹的女性主义小说一方面指向男性的批判，

一方面坚持「性同类」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反省，

她的这本小说集《黑颜色》为我们呈现出女性文化空间中一处华美而迷人的风景。

ISBN 7-5378-2244-1



9 787537 822442 >

ISBN 7-5378-2244-1
I·2153 定价:16.00元

责任编辑：逯彩华

责任校对：马 峻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逯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刘树民

李建华 杨济东

贾晋仁 郭红兵

印装监制：李建华

目 录

自 序 / 1

黑颜色 / 1

没颜色 / 19

那天下雨了 / 37

水 祸 / 50

圈 / 57

贞操游戏 / 97

老 M 死后 / 112

最后的艳遇 / 170

左 手 / 186

绝 响 / 202

从此以后 / 218

桑烟为谁升起 / 241

附录： 蒋子丹：游戏与诡计 / 王 健 / 308

——一种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诞生的证明

□ 黑 颜 色

也许我真不该来读美术学院。我的色彩感觉不好,这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连我自己都快要相信这是事实了。

“你的色彩的表达太差了。更奇怪的是,你怎么就没有黑颜色的概念?”丁教授第一百零八次这样对我说。

1

“我觉得这样更能表现我的意识。”我嘟囔着,含含糊糊地分辩。

其实我知道,在丁教授跟前,一切辩解哪怕口齿伶俐的辩解都等于零。

“我早就强调过,你们还没到表现主观意识的时候,要先练基本功!基本功懂吗?就是把素描画得准而又准,让自己的每一块画布都色彩丰富而且协调……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说这些话的时候,丁教授的白头发在前额跳上跳下,很像鸡毛掸子顶部晃晃悠悠的长毛。

可是,毫无作用。每次在领略了教授的盛怒之后,我会更认真地对蓝色填满一切需要表现出黑色的地方,比方说女模特儿的眼珠和矿井里的煤块儿。

对我不可救药的怪癖，丁教授强忍住火气，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来指点我的作业。

我的作业是《月光下的黑发少女》。不少同学认为我的选材简直是自讨苦吃。明明不会表现黑色，偏要画什么黑头发少女。怎么想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果然，教授看了一秒钟就有些受不了，立刻大叫：“蓝色，又是蓝色！真不懂你怎么这样不开窍？用这样单纯的色彩能表现出月光和头发的关系吗？黑头发！为什么就不能把暗部加深，只在边缘勾一条蓝线？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

丁教授不说了。说也没用。干脆拿一支画笔，在我的作业上狂涂乱抹了一阵。我不得不承认少女的黑头发果然动人得多了，蓝线条沿边缘勾出人体的轮廓，好像月光流泻到少女身上。一切都具有神奇的魅力，月光、少女和头发。我承认。

2 我照丁教授的示范重画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送给他过目。教授不看则已，一见之下更加怒不可遏：“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我又没叫你漆黑板。层次！层次呢？！颜色是怎么调的？！”

我羞愧难当，把作业剪成了碎片。可惜了一个漂亮的黑头发姑娘，白白在月亮下替我站了四小时。月亮也会晒黑人的。

我不会表现黑颜色。永远也不会。丁教授已经断定我是有意对抗，不服教导，索性赌气不理我。真能把我冤死。

我和舒好在街上走。她是丁教授的得意门生。她的油画写生总把色彩处理得富丽堂皇而又不改大自然本来面目，很合教授的胃口。我和舒好在街上走，就是丁教授最赏识的那个舒好。我们不停地谈论着什么，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句话都避开了“颜色”两字，免得她过分兴奋、我过分悲哀而产生不必要的磨擦。

时值五月初夏，应是路边的法国梧桐树阴正浓的季节，然而地面却铺满了枯黄的五角形落叶。每迈出一步都会引起一阵喳喳的悲吟。我心痛那些树叶，不忍心再往前走。舒好说这全都是城建局园林队的过失，忘了按时喷药，所以这些好好的树木害了枯叶

病。也许她说得很对。舒舒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分析一切结果的原因,同时善于推断一切原因的结果。

这儿的马路,是一个带坡度的急转弯。在我们谈论法国梧桐的当儿,我瞥见一辆奇怪的机动车从对面的斜坡上冲下来。之所以称它为机动车,是因为我一时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汽车还是摩托车,抑或是电瓶车。反正不是人力车。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它后边至少挂了五个拖斗。而且每个车斗都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上面堆着一些说不上是什么东西的东西。那机动车速度很快,我认为以它的速度完全可以同夺得本届法国汽车大奖赛金牌的奔驰牌赛车较量。它的驾驶员一定很年轻。年轻人才可能把车开得这么快——车开得快,因为人年轻——跟舒舒在一块儿真是大有裨益,我也学会了根据结果推断原因。我很想向驾驶室做一番窥视,以证实我的结论到底正确与否。可惜没有看清。不,是根本没来得及看。

就在我探头的一刹那,站在我前边的舒舒突然发出一声非人的绝叫,然后以她肥胖的身躯绝不该有的速度运动到我的身后,并且用一双男人般有力的手,紧紧掐住我的肩膀。

“怎么回事?”

3

我大喝一声,怀疑舒舒的神经中枢突然出了毛病。听说她外婆就死于狂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她母亲近来的行为,也日益显出精神忧郁症的种种端倪。这种病,一向被认定有家族史和遗传功能。于是,我毫不怀疑,舒舒正突然爆发了她身体中潜在的精神病危机。丁教授的得意门生毁在旦夕。我有些悲哀地想,也许悲哀中还夹杂着一星半点幸灾乐祸的恶毒。

舒舒并不答话,只把她那方充满超人智慧和色彩意念的苏格拉底式宽阔前额,死死顶住我的脊梁。我听到我的脊椎在这强大外力的作用下,发出一阵比我们脚下的枯叶发出的悲吟更绝望的声响,同时觉到了粉碎性骨折般的巨痛。我真不明白舒舒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平时在男同学面前,她从来都是有气无力,娇喘微微。哪次写生不是别人替她背画具?她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街上的老老少少全在一秒钟之内传染上了

舒好的症状，纷纷发出非人的惨叫，仓皇奔跑，活像一群大地震到来前蹿上地面的老鼠或四脚蛇。

我这才意识到也许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

说时迟，那时快。我一回头，看见那辆机动车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车身向左侧倾斜，与地面的夹角还不到四十五度，只有两个轮子着地，另外两个在一边空旋。接着是一声巨响，车后边五个拖斗的挂钩一齐散开，奇形怪状的斗箱，如同散了线的珍珠，歪歪斜斜地朝四面八方做曲线式运动，把车厢里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方方圆圆长长短短地洒了一地。

好像为某种场的力量所左右，五辆斗车中的一辆，居然一无旁顾，直冲我和舒好而来，甩去了载物的车厢，响着空旷的恐惧的轰鸣，黑乎乎地扑向我们。我觉得喉头一阵热辣，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喊叫。幸好我自己不曾听见那声音的效果，想必比舒好那一声更加吓人。

求生的本能使我调动了体内的一切潜在能量，左冲右撞拼命躲闪那怪物的攻击。无奈舒好此时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知觉，脂肪过剩的身躯软塌塌地贴在我背上，重似千斤。眼看斗车步步逼近，我和丁教授的高足马上就要魂归极乐之境，去领受上界的逍遥了。也是急中生智，我突然想到了日本柔道的一招，不知学名叫什么，权且暂时命名为背人后滚翻吧。背着比我的体积大出二百立方厘米的舒好，向后死命一个翻身。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以为自己早做了轱辘下的鬼，心里很着急舒好的下落。要是我死了，她反倒好好儿的活着，岂不没了公理？假如不是她那么死死缠住我，凭了我的身体素质和快速反应，无论如何也是可以逃过这一关的。都做了鬼倒也罢了，光是她活着，我可不服气。

有人在嗷嗷痛哭，还叫着我的名字。听出来了，是舒好，她在哭我，果然是我死了，她还活着。

“我不干，我不干。”我大声抗议，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立即有一张胖乎乎的脸蛋贴到了我的额头上，把泪水、鼻涕和别的一些什么混合液体涂了我满头满脸。

“哎呀，你还活着。”

舒好这一声喊，分明是人类的声音，只是少了平时那点造作的
嗟气。

“我还活着？”

“活着！咱们俩全活着！”

全活着。一阵惆怅袭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活下来，她不
费吹灰之力也活着。

“我还以为你完蛋了。一着急，差点跟着过去。要是你真的死
了，我也不想活了。”

舒好望着我，以一种在我们这个年龄绝对难能可贵的天真姿
态，无限幸福地微笑着，一字一句吐露这些肺腑之言。

相形之下，我立刻为我罪恶的一闪念汗颜。全活着！当然应该
全活着。谁也不要死，我们还年轻，还要画画，还有丁教授的许
多多多亲切的教诲等着我们去聆听。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死呢？

一时间，不顾一切拥抱了舒好，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哼出一
串颤音。舒好回报了我的拥抱，一双手臂依旧软绵绵的，婀娜无
力。要不是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刚才以强有
力的大手逮住我去抵御斗车的那个人，就是她。

5

有如飓风过后的大海，街面上出奇的平静。先前那些狼狈逃窜
的老鼠和四脚蛇们，此刻全都恢复了人的模样。一个个衣冠楚楚，
风度翩翩，甚至比先前更多了些许自信的潇洒。毫无例外，人们个
个都若无其事地走到马路拐弯的地界，围着一样什么东西观看须
臾，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各行其路。你来我往，速度均衡，以至那个东
西跟前总保持着二三十人的数量，不增多，也不减少。

“那是什么？”我问。

“是司机。”舒好说。

我回忆起幻想中的一张年轻的面孔。

“他怎么了？”

“摔坏了。也许会死。”

“去看看。”